

新堤一桥往事拾遗

□ 陈厚权

人人都说我的洪湖老家是天堂，那么市区的新堤，就当之无愧的可谓是仙境琼岛。因为她西倚的洪湖水泊堪比瑶池，一碧穿城而过的内河，就如深邃神奇的银河，河面上横跨的新堤一桥，就是这幅神笔天成的胜境画卷中，一颗最璀璨夺目的时空明星，闪烁着古往今来的人文光耀。她是历史现实双手相握的载体，留下了古镇日新月异的时光脚步，是洪湖人集体记忆和浓浓乡愁。

新堤一桥的风姿，在家乡人心目中浓妆淡抹总相宜，不少人情有独钟她的晚韵，称之为河与桥黛夜露波，动静宜彰中的醉美契合，是水乡浓装重彩的仙境写照。

夜色阑珊，伫立岸头，目睹洪湖龙街身边那条从古老岁月中姗姗而来的内河河面，在岸畔光怪陆离的彩灯蛊惑下，似乎穿上了霓裳羽衣，水面金澜跌宕，波光粼粼，幻影沉碧中的每一波涟漪，似乎都在眨着深邃的眼睛。此时，游人与过客的心曠，顿时被乡河的玉带长绸牵引着，产生一种探索它前世今生过往风情的萌动。

今天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新堤一桥，是龙街风情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城区跨越一河两岸的首要交通纽带。她历经三次改建，作为新老更迭，刷新桥梁结构与身型的产物，依然是洪湖桥文化的历史代表。

但是，眼前这座六车道小坡度，钢混五孔隐敞桥，只有三四年桥龄。她的前身，那座造型精美绝伦的双曲拱桥，因桥面略窄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人车流量，而功德圆满，消失在了城市更新的历史潮流中。

和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老桥相比，相信几代新堤人和我一样，沉淀在历史血脉中的怀旧记忆，是那挥之不去的旧时老一桥。

怀念中的那座雄踞新堤内河两岸四十余年的新堤老一桥，是洪湖市境内建设最早的现代桥梁，其营造工程前后历经二年多的时间。

早在 1969 年初，作为建桥的前期工程，水工部门就开始组织拆迁民房，填堰筑路，夯实东西两岸桥体撑坡的工作。

当值少年的我，和千万老新堤人一样，昼顶烈日，晚挑盏灯，唱着红歌担起泥土，轮流参加了修桥的义务劳动，有幸成为了修建

新堤一桥的参与和见证者。

这座由国家水利部设计并施工的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，单孔净跨 60 米，桥体全长 99 米。桥面车行道 7 米，两侧人行道各宽 1.5 米，顶高 29.66 米，桥梁护栏高 1.2 米。

由于交通需求逐渐提升，一桥曾经过增容改造，在桥侧两边建斜撑结构的人行过道，将原人行道归并车道，便桥面拓宽，减小了车流压力。

一桥外观传统经典结构，造型古朴曲美，秀丽雅致，60 米长的单孔主体圆弧骨架，采用分段钢筋连片预制，后期吊装焊接工艺，其模具的两因相接几何数据计算，由洪湖一中的数学老师笔算完成。由于数据精准，保证了实际悬空吊装焊接顺利接轨，这一花絮被传为美谈。

新堤一桥于 1971 年建成通车，人们可见桥梁巨拱的两头，横向背负起几组高低有致的曲形小拱，像券门又像窗口，这就是被业内称为双曲拱桥的范本结构。

这些小拱结构不容小觑，它们的孔顶与大圆拱顶，一起以点带面，合力支撑起了略微隆起的桥面。它们既是辅助承重的匠心之造，又是美化整个桥梁的点睛之笔。

更加重要的是当内河涨高，水面接近桥端基脚时，亦可帮助中流疏通流水，减小水流与波浪对桥体的冲击。这种奇思妙想，传承了千百年劳动智慧，集交通与美化大成，堪称是仿古典范，精美实用的绝伦巧作。

新堤双曲拱桥的横空出世，给古老的新堤注入了现代元素，如美女换上了时髦丽装，使水乡注入了灵魂活力，也刷新了这条古称长夏河的内河（又名新堤河，老闸河，里河等等），从明代成化年因突发洪流而自然形成后一直没有桥梁的历史。

一桥成为了历史的新地标，新堤内河也挣脱了数百年来仅显水之柔情的缺憾，拥有了一座横跨东西，铮铮铁骨似的交通钢梁，才让新堤古镇与新堤内河一同联袂，南枕长江黄金水道，北牵内荆、东荆河槽船帆帆，西映洪湖碧水蓝天，水街洞庭远牵潇湘，东通汉地西接荆蜀，将南望湘乡，北通沔州，将水桥镇的地理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真正把水陆通衢功能联贯到东西南北。

从此新堤一桥也成为了闹市中心，是洪湖新堤一道水乡风情的风景线。

那时候，这座双曲拱桥，是新堤的吉祥地物，如亮丽长虹，美丽动人点缀古镇景，似巨龙横空气势恢宏，庇佑两岸苍生。它好比赵州桥临幸，纵观万家灯火。她以飞架东西之长袖，舞新堤春夏秋冬之风姿，在云雾雪雨，朝晖夕阳里，演绎出人间正道风情万种的红尘故事。

记忆犹新，三四十多年前的一桥，是绘画摄影者捕捉生活瞬间的美好背景，更是老镇人勤奋的卡点。

当旭日东升，一桥桥上的人行道上，人影如潮，各奔东西，一派红尘滚滚的繁忙。人们不约而同去工厂，去单位，去学校，赶早练，赶早集，途经一桥，是每天的必由之路。古镇成千上万的追梦族，把一桥作为中继站，把耕耘与收获的心声唱响，一行放歌中，延展了多少人平凡岁月中的激情和向往。

到了下午五六点钟，夕阳西下，上班族鸢鸟归巢，桥面两侧一时间又是单车如流，叮叮当当车铃骤响，一桥见证了几代市民每天的满载而归，目送着人们回到那盏为他们点亮的家灯身旁。

一桥地段除了是最繁忙的新堤交通枢纽外，她所在的水陆区域，更是一幅生气勃勃，赏心悦目的风景怡情地，曾给过乡亲与游客很多美好印象。

当君伫立桥头，你的身与心就会自然而然的融汇进了这个自然天成的画卷之中。

晴日仰望天际，阳光明媚，万里蔚蓝，流云缓度。走近桥头，岸柳丝丝，悬垂垂滴，微风轻拂，如帘帘悠悠，其影扫阶，好一派诗情画意的江南风光。

转睛注视河流水面如碧，清澈涟漪，双曲拱桥倒影入屏形成镜像，桥上动影如投水中，大有车马水中驰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。

此时如有雅兴，趁空气清新顺桥侧坡坎而下，贴着水面一嗅，似乎可以闻到河水几缕芬芳，疑是涟漪中微微荡漾着由洪湖渗透来的碧荷莲香。

除了风和日丽中的一桥印象，也少不了特殊天气的记忆，如在雾天观一桥，也另有一番风情。那时桥河岸楼景色浅墨淡描，时

隐时现，一片云雾蒸罩，桥上行客脚步踏歌，晃悠悠悠，来往者声先夺人。

这时静桥行车如披纱入帐，朦朦胧胧，一切景物均于仙气缭绕之中。远睹桥梁略见飞拱半隐，宛如神龙见首不见尾。若近辨桥下过舟，大船小舸蹒跚蹒跚，减速缓行，一应舵头水手如履薄冰，慢浆密篙，如临特殊考场，俨然又一派画素涂，动静相宜的立体水墨丹青。

难以忘怀，高高拱起的脊梁上铺展着优美的弧形桥面，才是它发挥交通功能的重点所在。

四十余年来，桥面上车辆东去西来，轮履滚滚，载来了北上广的电视、手表和自行车，运走了洪湖野鸭、菱藕，洪湖刺绣、贝雕和毛扇等产品，带来了生活美好，连接着水乡的向往，丰富洪湖人的物资生活，作为城乡纽带，新堤一桥功不可没。

乡亲都记得，那个时候洪湖西四区的粮食土特产品，多会利用洪湖水城和东荆内荆河的水道，船运抵一桥南边两岸，进行储存加工。而新堤生产的轻纺，农机，汉绣以及深加工后的产品，也会利用船舶转口西乡。

当时的帆船桅杆，大多超过了一桥桥孔高度，东来西去的帆船临桥前放下桅杆通过桥拱时的场面，真是众水手齐心协力收帆放桅，动作紧凑协调，几声号子，扰得沙鸥展翅，更有当家舵头圆睁双目，稳舵方向如临大敌，几名水手摇橹驾浆，撑船点竿，激起水花飞溅，惊得游鱼乱窜，全然一幅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。

后来由于机帆船加入内河运输，螺旋桨机械动力取代风帆驱动，这种紧张壮观的场景，逐渐成为了历史记忆。

随着时光流逝，一桥的往昔故事早已翻篇，包括它双曲拱桥的身影，也与今时人新行渐远，但它独领风骚近半个世纪，把相伴人家烟火岁月风采，却深深地镌刻在了老新堤人的心中。

是啊，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，长城内外，我见过数不清的古老与时髦的石桥，砖桥，木桥和钢架桥，也见识过紫禁城，帝王园林的金水桥和玉带桥，但是我心中最亲切，最爱的还是故乡的双曲拱桥。

桃花村即景

□ 陆 剑

九千九百九十九株桃树，
戴着红的花环，
穿着绿的服饰，
列队于洪排河北岸的桃花村。
一股股清香，
引来无数蜜蜂蝴蝶，
一团团碧绿，
招来十里八乡百姓。
那鲜艳艳的桃花，
宛若盖头，
掩盖着桃花村的村前村后，
那甜津津的桃子，
犹如甜梨，
压弯了桃花村的株株枝头。
今日的桃花村，
犹似待嫁的新娘，
吸引无数人的眼球。
那一排排崭新的楼房，
倒映在洪排河的水镜里；
那一辆辆别样的小轿车，
行驶在门前的水泥路上；
那一根根水泥杆上的霓虹灯，
映照出桃花村民们的张张笑脸；
那宽敞的学校操场，
活跃着天真可爱的孩子；
那气派的党群活动中心，
坐落着休闲娱乐的农民；
那坚实的府雁河大桥
让桃花村人往来自由、愉悦散心……
看，洪排河水清河畅鱼儿欢；
看，桃树下桃花村民摘桃忙；
听，曲曲乡调谢党恩；
听，声声讴歌致亲人：
祖国啊，母亲，
是您的雨露滋润桃花村发生了巨变！

炸辣椒糊鱼

□ 常振华

炸辣椒糊鱼，我家乡特有的一道农家菜。多少年未吃，想想它。

机会来得正好，国庆假期两侄儿新婚，我回了趟家乡。得知我回了，友人电话不期而至：“明日上城关，有事相商”。我问何事，他一缄其口，再问，他说：“吃炸辣椒糊鱼，蛮地道，来不来？”天啊！他如何记得我的偏爱？我来劲了。

十月的家乡，微有寒意。那日，天飘着细雨，路面湿漉漉的，我套了件外衣，挤上公交，直奔城关，心里一直美滋滋念着炸辣椒糊鱼。

上得二楼，哟哟，早有嘉宾等候。离开杏坛近三十载，一直务工在外，鲜有听到人称呼我为“老师”。它让我惊叹岁月的流逝，那个张着双臂蓄着长发伏案批改作业誊写教案的青年犹如在昨，青春不过是几届奥运会而已。

入席不到片刻，菜肴悉数上桌。一盘炸辣椒糊鱼，赫然入

列，我眼一亮，那不是我的最爱又是什么？两年前的八月，疫情尚未散去，应友人之约小聚，他让我点菜，我随口而出，炸辣椒糊鱼，我来自农村，粗茶淡饭习以为常，自然想到母亲的拿手好菜。友人竟记下了。瞅着眼前的美味，我有点迫不及待。

黄澄澄的粉，稀碎碎的椒，红黄相间，小鱼小虾斜卧，好似融入蜜糖里，醉得一塌糊涂，不省人事，鱼还是白青色，黑眼珠似乎在溜转，虾则羞红了脸，呲牙咧嘴，胡须颤抖。几粒葱花坐其上，淡淡的香味，氤氲开放，直钻鼻翼。还等什么？我左顾右盼，我得意忘形，忘了自己是谁，忘了身边的人，我连连下箸，左右开弓，大快朵颐，频频端着酒盅，与友人们碰杯，嘴里叨叨着中听的话。一盘炸辣椒糊鱼，几乎是我一扫光，额上冒了汗，便脱去外衣，挽起衣袖，叭叭啦啦，连鱼骨头一同消灭。真叫一个爽！好不惬意！时隔两年，不同地点同吃一盘家常

菜，我记忆犹新。我吃的是炸辣椒糊鱼，普普通通的家常菜，解了近渴解了馋嘴。可它分明又是胜过山珍海味的友情菜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与人交，交其心，虽隔千山万水，心相近，性相通。不言而喻，友人待我的真心，热忱，尊重，理解，抬爱，全在这小小的一盘菜里。吃着吃着，我忽然忆起与友人相识之初，接二连三让友人吃闭门羹，我忍俊不禁，扑哧一笑。旁边的友人们问我为何发笑，我一抬眼，友人对眼过来，我俩会心一笑，一切尽在笑谈中。“怎么样！我没讲错吧？”友人问。“真是没得说，有儿时的味道！”我伸出大拇指，“下次，甚至以后，就依它招待我，我不敢二话，谁让我好那一口？”众人哈哈大笑。

炸辣椒糊鱼，地道的农家小菜，它不仅仅见证着友人和我绵绵不绝的友情，见证着彼此的互帮互助、共同成长的艰辛岁月，更见证着母亲对我的关爱和牵挂。

母亲担心我嫌弃她烧柴火灶煮饭菜不卫生，迟迟不叫我和他们一起吃饭。得知我真实的想法后，母亲忙开了，弯腰弓背撒开筛子丢向河沟，捞上来活蹦乱跳的小鱼虾。

又是一盘炸辣椒糊鱼，黄澄澄的粉，稀碎碎的椒，鱼虾斜卧，葱花坐上，香气扑鼻，难得小山似的，我两眼泛光，嘴角生津，我打小的最爱啊！它是妈妈的味道。

我盛了一大碗米饭，开了二听啤酒，一边吃一边喝，旁若无人，仿佛饥饿了许久，吃相很是狼狈。母亲劝我，慢点儿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我听不进去，很快，碗盘俱尽。年过半百的我，吃着八旬老母煮的家常菜，吃着吃着，一滴热泪滴落下来。我饱了，母亲笑了。

是啊，一道极其普通的炸辣椒糊鱼，让我如此眷恋。临别前，我找母亲要了半罐炸辣椒粉，带回莆田，自己学着做，而怎么尝试，做不出妈妈的味道。

